



西湖志

十四

藝文賞鑒  
術技名家  
熙朝樂事  
禾女巷叢談

餘

共十六

ル 5  
1097  
14



1097  
14



西湖遊覽志餘第十八卷

藝文賞鑒

宋時吳傳朋說善楷書虞伯生嘆其深穩端潤非近  
時怒張筋脉屈折生柴之態阜陵嘗欲易九里松  
題至十數御筆而卒不能及固人君之服善而益  
見吳公之書真不可及也大抵宋人書自蔡君謨  
以上猶有前代意其後坡谷出而魏晉之法盡矣  
米元章薛紹彭黃庭堅諸公方知古法而長曆所  
書不逮所言知

錢唐



汝成



高麗



此盛行舉世學... 怪弊流金朝而南方獨盛遂  
有張于湖... 之惡謬極矣至元初士  
夫多學顏... 而尚可類鶯自吳興趙  
子昂出學書者... 曰石然直吳興體耳非晉  
書也予比至吳... 伯生所... 知吳書  
圖來者稍守正法... 真宗晉法今杭州題扁不復一有而張即之書尚  
有存者可憐也

雙雙子山者康里人元時為浙江行省平章書法妙  
絕自松雪翁之後罕能及之杭州扁額多出其手

嘗問客一日能寫幾字客曰聞趙學士言一日可  
寫萬字公口余一日寫二萬字未嘗以力倦輟筆  
也

李和錢唐人以粥故書為業尤精於碑刻凡博古之  
家或有贗本求一印識毅然弗從其印文李和鑒  
定石刻印

俞子中和號紫芝錢唐人洪武中隱居不仕工書翰  
臨晉唐帖行草學趙子昂逼真好事者得其書用  
松雪款識人莫能辨弘治中有詹仲和者亦學松  
雪書畫假梅花道人為識往往亂子昂真蹟

蔣廷暉暉錢唐人博涉子史精楷法永樂中以有司  
薦入翰林受中書舍人歷禮部郎中兼侍書七十  
引年壽八十八在官四十餘年小心謹密未嘗有  
過友道周好賑貧恤沒未嘗責報其致仕還也楊  
文敏公贈之詩云薊門三月春晝長有客翻然思  
故鄉爲言衰邁已七袞乞身幸已辭明光憶昔年  
華正強盛工書深得臨池興遠師羲獻筆清妍近  
法歐虞擅遒勁龍飛九五永樂初姓名早已登薦  
書拜官雖列鳳池上載筆每向詞林趨毫端日日  
傳恩旨綸綍輝煌播遐邇乘閒縱意時一揮多在

人家畫屏裏後

宋逸職尚書郎內庭如舊承

白金文綺頗有賜三十餘年髮髮蒼頰予自答  
供奉青眼相看意逾重只今別我遂歸休千里湖  
山入清夢祖筵酒滿黃金卮盡醉休嗟臨路岐他  
時儻遂懸車定過錢唐話別離成化間有百戶  
吳東升者亦善楷書劉士真寄之詩云墨花香蒲  
硯池頭盡說能書老戶侯顧亮分毫犀授管冷金  
紙上字雙鉤張靖之寄東升詩云轅門歌管振芳  
辰翰墨窮工世絕倫鍊氣猶寒彈月後筆花空晚  
夢中春盛時郎將烏紗舊幕府儒賓白髮新二十

年知今共老相逢不是薄遊人

西湖遊覽志餘第十九卷

錢唐田汝成輯撰

術技名家

晉時錢唐杜子恭有秘術嘗就人借瓜刀其主求之  
子恭曰即當相還日既而刀主行至嘉興有吳躍  
入船中破魚腹中得瓜刀其神怪往往如此海賊  
孫恩叔父孫泰傳其術亦驗

杭州刺史裴啟疾甚錢唐主簿夏榮候之榮曰使  
君百無一慮夫人已具示福以禳之崔夫人曰禳  
須何物榮曰使君一妃不厭之出三年則厄過

矣夫人怒曰此言不吉且榮進曰夫人不信榮不  
敢言使君公有三一右不更娶丁夫人不祥夫人  
曰寧可死此事三印當也其在夫人暴亡敬更娶  
三姬

武肅王左右算術醫流無非名士有葉簡李咸者善  
占筮武肅當禱忽一日非常旋風南來遶案而轉  
召葉簡問之曰無妨也此淮帥楊渥已薨當早遣  
弔祭使去耳王曰生辰使方去豈可便弔祭簡  
曰此必然之理速發使往彼若問如何但云  
貴國動靜當道皆預知之王從而遣之生

一日到楊渥已薨次日弔祭使至由是楊氏左右  
皆大驚服

宋時杭州太守何中正初及第時聞郭從周精卜求  
占之從周贈以詩云三字來時正月圓一麾從此  
出秦川錢唐春色濃如酒貪醉花間卧不還後中  
正果於八月十五日除知制誥貶秦州後改杭州  
而卒

宋時臨安城中大街士夫必遊之地天下術士多聚  
焉皆獲厚利後來十數年間向之老于術者悉多  
不驗而後輩術者皆奇中有者術者叩于後進問

其故後進曰先年士夫之命得祿貴生旺皆是貴人近時貴人必帶刑殺衝擊方貴汝不見今日監司郡守日以斬殺為事乎老者嘆服至今談子平者皆言正官不如偏殺亦祖此意也

韓慥者紹興末賣卜于三橋多奇中庚辰春會侍郎仲躬呂太史伯恭至具肆則宗子趙待仕先在焉次第談命首言待仕可至郡守却多貴子不達者亦卿郎次及仲躬則曰命甚佳有家世有文學有政事亦有官職只欠一事終身無科第次至伯恭問何幹至此伯恭曰赴試曰去年不合發解今安

得省試曰詞科曰却是詞科人但不在今年彼三年兩試皆得之且不失甲科復扣其所至沉吟久之曰名滿天下可惜無福已而其言皆驗待仕至岳州守其子汝述為尚書迺遠遇卿監郎仲躬又清公之子能世其家舉進士不第至從官以沒伯恭隆興諒陰榜南宮第七人又中宏詞科為儒宗得末疾甫四十六歲而終

耿聽聲者能嗅衣服以知吉凶貴賤德壽聞其名取宮人扇百餘雜以上及中宮所御令小黃門持叩之耿至后扇云此聖人也然有陰氣至上扇即呼

萬歲上奇之呼入北宮又取妃嬪珠冠十數示之  
至一冠奏曰此有尸氣時張貴妃已死此其故物  
也後居候潮門內夏震微時嘗為殿嚴送酒于耿  
耿聞聲知夏必貴遂以女妻其子子復娶其女時  
郭逮為殿帥耿謁之曰君部中有三節度他日皆  
為三衙問是何人曰周虎彭輅夏震也虎與輅時  
已為將官獨震方為帳前佩印官郭曰周彭地步  
或未可知震安得遠爾耶曰吾所見如此耿因為  
結為義兄弟一日耿謂虎曰吾數夜間聞軍營金  
鼓有殺聲君二人顯達之時至矣未幾開禧出師

虎守和州輅為金州統戎皆以功受賞震則以誅  
韓功相繼獲殿嚴虎亦參馬迹皆立節度使班悉  
如其言

楊王沂中間居微行遇 相押字者王以所執拄杖  
就地作一畫相者驚拜曰閣下自宜愛王愕然問  
其故相者拜曰土上一畫乃王字也當封王無疑  
王笑遂批帖云與縉錢五百萬用押字識之相者  
翌日詣司帑請錢司帑者熟視批券問汝何人敢  
作王贗押來脫錢相爭不已同列解之乃醜錢五  
十縉相贈相者持錢大慟而去司帑伺問問王曰



恩王嘗批押字與相者五百萬耶王曰然此人神相故重酬之司帑曰某以贖押拒之衆人打合五十千與之矣王驚問故司帑曰不可使此人脫得王錢他日必又有以術來胡說者則王之謗厚矣恩王已開王社更復何求王起撫其背曰說得是見得是就以相者錢五百萬賜之

莫月昴者道士也嘗與客遊西湖烈日熱甚月昴曰吾借一傘遮陰乃向空噓氣忽黑雲一片隨而覆之

宋末時有富春子善風角鳥占賈秋壑招之一日叩

以飲食之事密寫緘封明日賈宴客湖舟至暮賈立船頭歌月明星稀烏鵲南飛之句客廖瑩中言日已晚可拆書觀之諸事不及唯有月明星稀烏鵲南飛八字衆皆驚賞

咸淳間有鑿僧寓臨安明脉識證迎者如市太學生欲戲之有王上舍氣體克實身長八尺平生無疾詐令爲病延僧診視王方食將竟聞僧至倉猝就榻偶絆一跌乃起而後僧入診脉亟出語諸生曰不可救矣諸生撫掌大笑僧曰非索價妄語也須臾死矣雖良藥不可治羣訾逐之逾半日而王死

蓋飽食體肥遭跌而腸斷也

筲箕泉在赤山之陰黃大癡結廬于此其徒沈生狎  
近道姑同門將白之於師沈懼引刀自割其勢衆  
救得活而瘡口流血經月不合偶問諸闍奴教以  
乾所割勢搗粉酒服之如言不數日而愈

應本中甫錢唐人篤志好道得劉千金和尚降僊之  
術甚驗每在萬松嶺上同志家爲之欲備牲醴祭  
僊而苦無錢漫以僭錢叩僊允之降筆云適有賈  
壑翁平章在此可立約僭汝遂書約拜楮錢甲馬  
焚爐中復書曰汝二人可往葛嶺相府故居大銀

杏樹下稍西有草一莖長而秀者就下掘之  
二人隨往不覩其草乃拾半瓦祝曰大僊若果有  
錢當引領去祝畢其瓦自動中甫以手扶瓦隨行  
至樹西果有長草在焉掘深二尺唯麓石數塊再  
祝曰恐卽是此其瓦卓地如應狀遂手而歸復叩  
僊曰此石當何爲之僊書曰爐鎔成一人銘之  
聞爐中如淬水聲溜下皆白銀也往三橋鋪貨  
得鈔三十兩買牲設祭數日後山房事畢曰應  
生所借之錢免皮還大可下爐中取原約之言而  
往果得約已燒云云其原書俱有中甫儒

西海志卷之八  
者外貌瞿矐有奇力能十搏五與敵者所得術  
每欲教人第恨不得忠孝十年無傳焉歿在至正  
己丑時年七十有二

至正間江西龍廣寒林預知之術遊錢詔寓宿  
佑聖觀陳提點房口陳欲訊其術即以一日飲食  
事龍密寫固封囑曰不可拆有陳口出乃竊啓  
視之云來日當食羊肉白麵老菜亦與客列適有  
餽陳活鮑數尾陳戒僕明日二厨專以此魚供  
饌至明早住持吳月泉因高顯卿叅政避人賀生  
辰來方丈坐吳邀陳相陪陳曰救房有活魚取之

供饌高固止之因言龍廣寒在房高曰我嘗識之  
請來同坐酒食我已準備來也是日果是羊肉白  
麵龍亦與席

元時真州有巨商每歲販鬻至杭州時有挾姑布子  
卿之術號鬼眼者設肆省前言多奇中門常如市  
商造門方下坐忽指謂曰公大富人也惜乎中秋  
前後三日內數不可逃商懼即戒程時八月初間  
舟次楊子江見水濱一婦仰天號慟商問其故荅  
曰妾之夫小經紀止有本錢五十緡買鴛鴨過江  
貨賣歸則計本于妾持贏息買薪米餘悉付酒家

率以爲常今妾偶遺其本非惟飲食無措亦且見  
捶死矣寧自沉耳商聞之嘆曰我厄于命使鑄金  
可代將不惜彼乃自天其生哉亟取錢一百緡贈  
之婦感謝而去商至家具以鬼眼之言告父母且  
與親舊訣別閉門待盡踰期竟無他故後復之杭  
道經向泊舟處忽遇先日贈錢之婦抱一子迎拜  
於路且告曰自蒙恩人救後數日乃產此兒毋  
二人沒齒荷再生之恩商主杭再過鬼眼驚問曰  
公中秋胡不死乃詳觀形色笑曰公陰德所致會  
救老陰少陽之命矣商異其術捐錢贈之

元時李國用自北來寓杭州能望氣占休咎兼相術  
但厓岍倨傲時貴亦頗敬之謝后諸孫有退樂者  
延致之卽據中坐省幕官皆下位不得其一言時  
趙文敏公爲七司戶陪席風瘡滿面李遙見卽起  
迎謂坐客曰我過江僅見此人面瘡愈卽面君矣  
公輩記取異日官至一品名聞四海國用登州人  
嘗得僊術洞視五臟世稱神僊云

元初有富初庵者善卜筮時錢唐初附世祖以故都  
殷盛懷南顧之憂召初庵筮之卦成而初庵猶未  
知也世祖曰以此占臨安何如對曰不過五六十

西法志卷之九  
年生聚蕭條滿城荆棘其後杭州連有火厄兼以  
墨吏橫斂閭閻十室九空矣

杭人張存幼患一目時稱張眼子忽遇巧匠偽安一  
磁睛障救於上人皆不能辨其偽至元丙子後流  
寓泉州起家販舶越六年壬午回杭自言於蕃中  
獲聖鐵一塊厚闊僅及二寸作法撒沙布地噉鐵  
於口刀刃不能傷其身後傳聞既廣有烏馬兒奉  
使來取試以鐵納于羊口籠其首作法撒沙驗之  
劍刃無所傷去鐵復揮應手首落遂以進呈

天德戊戌二月二十日張尚書漢臣趙松雪學士帶

北山漕侯同在杭州泛舟過西湖至茅家埠上岸  
乘肩輿將游水樂洞行里餘逢一尼寺趙公偕二  
公入寺訪親俄而從人來報張公之老僕戎顯卒  
死矣亟回至其所呼救不甦氣絕身僵忽有二道  
士過一老一幼云不妨事老者卽于死人面上吹  
呵幼者就籬落間摘一青葉度于老者若作法書  
符狀置死人項隨卽再生頃間失二道士所在或  
云恐是洞賓變現隱括其姓如此耳

宋會之者杭州人元時名醫也其治水蠱法以乾絲  
瓜一枚去皮剪碎入巴豆十四粒同炒以巴豆黃

爲度去巴豆用絲瓜炒陳倉米如絲瓜之多少米  
黃色去絲瓜研之爲末和清水爲丸桐子大每服  
百丸皆愈其言曰巴豆逐水者也絲瓜象人脈絡  
也去而不用藉其氣以引之也米投胃氣也鮮于  
樞所記若此

元時陸華之錢唐人以賣卜馳名且通文學縉紳多  
與之友天台丁仲容贈之歌云雲心子陸農師之  
子孫老來賣卜錢唐門搜玄決微擘混淪進退五  
緯扶兩輪皞父及芒兒束手就律呂不敢差毫分  
前身定是張博望老樹倒騎上崑崙投杼機上女

飲牛河畔人與之細說天地根卻來人世二千  
君平朽骨呼不聞功名富貴無足云祇談禍福  
盲昏得錢沽酒和大吞赤城有狂客十年江海看  
浪翻歸來黃塵中拭目論元君抵掌一長笑各拂  
頭上巾別時絲髮滿可染秋今雪繭纒吳盆少者  
忽已老老者不復行故須日日醉倒湖邊尋鱖已  
倒還再活不愁黃金盡但恐清且無舉手招羲和  
低頭喚天吳勸爾勿東逝止爾勿西徂西徂不可  
止東逝無窮已囑付酒家兒明當復來此  
元時錢唐駱生無目而善歌琴九皇贈之歌云駱生

家在錢唐住正近曲江蘇小墓生來無目最喜音  
自小學歌今獨步憶登太平開樂府新聲傳得宮  
中謔摩訶兜勒西域來子夜吳歌白風土一聲悲  
壯梁塵飛一聲激烈行雲低三聲四聲山石裂魑  
魅夜走猩猩啼我來江上忽相見聽我履聲如識  
面殷勤道我攻詞章吾今衰也何由羨落花遊絲  
春寂寂來前再拜當筵立爲我揚袂歌一行蒲堂  
聞之皆動色我本東西南北人如今天地盡風塵  
勞生觸事易戚感使我泣下沾衣巾駱生駱生吾  
老往事悠悠勿復道已將身世等浮雲莫把新

詞故相惱掩琴罷坐求我歌我歌哀樂何其多人  
生百年能幾何駱兮駱兮奈爾何

劉均美者號閱耕錢唐人世以醫名讀書通大義性  
孝友待異母弟如同母讓產悉與之洪武間以閭  
右徙實京師仍以醫行居善藥售不二價又喜施  
病而貧者故四方持重價走均美市藥者日無算  
而貧無錢走均藥者亦無算均美旦起視丐者先  
之而後及市者一時士大夫多均美之義若解大  
紳楊士奇嘗與交游均美歌詩贈之而郡人許昉遊  
國學貧無以自給均美應之察昉死爲之殯斂歸

其棺暮年術益精法益多譽益遠年九十卒鄭  
壁閱耕詩云嬾看玄都觀裏花卻尋老圃事桑麻  
田疇春雨東西舉鷄犬比隣一雨家芳草綠肥黃  
犢健遠山青斷白鷗歸迺來靜掩茅室坐鍊就爐  
中九轉砂楊子奇壽九十詩云乘弧蓬矢懸門日  
至正初當第七春早奉天興嗣聖運長留身作太  
平人紫泥詔下頻頒帛金賜丹成足養神更住人  
間四千日壽星光照百年椿  
杭城有醫杖丹膏者雖血穢狼籍一敷而愈又有胎  
骨丸將杖時服之雖火不傷若不杖則內熱喉腫

必破血而後已三曾祖亦取桑椹子及未毛之鼠  
以麻油釀之以施傷者傳之立効此雖小技亦有  
專門可以救小民以註誤而遭酷吏之厄者徐大  
章弼則說云杭人有徐其姓而號靜隱處士者素  
以傷醫為業且善療管杖傷有被管杖傷者輒趨  
處士請療療輒愈其術用藥為劑採為膏以傅于  
其傷被傷者云藥力所及快若神僊家所謂玄霜  
緝雪或曰人而受管杖傷蓋得罪于王法者也使  
含苦茹毒呻吟日夜可也今而療之易呻吟為悅  
豫法斯靈矣其術雖奇王法不與也余解之曰罪



有重輕笞杖之設蓋以待夫過誤者也法家欲使過者立于無過之地是以有笞杖之刑以耻辱之使知自創艾非棄之也漢室腐刑且下蠶室懼風戾殺人矧過誤乎然則處士之術有弼刑之功矣吾既解或人且嘉處士得擇術之道筆其說授之杭城假山稱江北陳家第一許銀家第二今皆廢矣獨洪靜夫家者最盛皆工人陸氏所疊也堆塚峰巒拗折澗壑絕有天巧號陸壘山張靖之嘗贈陸壘山詩云出屋泉聲入戶山絕塵風致巧機關三峯景出虛無裏九仞功成指顧間靈鷲峰來羣王

塚峨嵋截斷落星間方洲歲晚平沙路今日溪山送客還

陳岳山仁人居竹竿巷以星命爲業得異人授以天文之術其言事歷歷有驗一日與隣老遊郊外衆欲回陳強之弗得云爾去必遭官杖其人不信偶衝郡守節級果遭杖又嘗見郭顏色門首豎幡設醮陳謂其隣人曰此日不宜道士云文奏已定不可更矣竟于是日行之果爲官府擒治正統改元詔書至陳謂馬士良曰吾夜觀天象今上異常做幾年皇帝而止又做幾年馬以爲狂及天順改

元其言始驗

馬塍藝花如藝粟棗馳之技名天下往往發非時之品真足以侔造化通僊靈凡花之早放者名曰唐花其法以紙飾密室鑿地作坎緘竹置花其上糞土以牛溲硫黃蓋培溉之法然後置沸湯于坎中少候湯氣薰蒸則扇之微風盎然融淑之氣經宿則花放矣若牡丹梅花之類無不然獨桂花則反是蓋桂必清涼而後放法當置之石洞巖竇間暑氣不到處鼓以涼颼養以清肅竟日乃開此雖握而助長然必適其寒溫之性而後可至於盤結松

栢海桐之屬多做畫意斜科而偃蹇者爲馬遠法挺幹而扶踈者爲郭熙法他如鸞鶴亭塔之形種種精妙可爲庭除清賞也

陶九成言在杭州嘗見爲禽戲者蓄龜七枚大小凡七等置龜几上擊鼓以喻之則第一等大者先至凡心伏定第二等者從而登其背直至第七等小者登六等之背乃豎身直伸其尾向上宛如小塔狀謂之烏龜疊塔又見蓄蝦蟇九枚先置一小墩於席中其最大者乃踞坐之餘八小者左右對列大者作一聲衆亦作一聲大者作數聲衆亦作數

聲旣而小者一一三大者前點首作聲如作禮狀而退謂之蝦蟇說法余近見杭州禽戲有曰螞蟻角盞者其法練細蟻黃黑二種各有大者爲之將領插旗爲號一鼓對壘再鼓交戰三鼓分兵四鼓偃旗歸穴矣有曰靈禽演劇者其法以蠟嘴鳥作傀儡唱戲曲以導之拜跪起立儼若人狀或使之啣旗而舞或寫八卦名帖指使啣之縱橫不差或拋彈空中飛騰逐取此雖小技殆有神術焉

西湖遊覽志餘第十九卷終

西湖遊覽志餘第二十卷

錢唐田 汝成 輯撰

熙朝樂事

正月朔日官府墾闕遙賀禮畢即盛服詣衙門往來交慶民間則設奠於祠堂次拜家長爲椒栢之酒以待親戚隣里以春餅爲上供蕪栗炭於堂中謂之旺相貼青龍於左壁謂之行春插芝蔴梗於簷頭謂之節節高簽栢枝於柿餅以大橘承之謂之百事大吉自此少年遊冶翩翩徵逐隨意所之演習歌吹或投瓊買快闢九翻牌博成賭間舞棍

百法志卷之二十  
踢毬唱說平話無論晝夜謂之放寬至十八日收  
燈然後學子攻書工人返肆農商各執其業謂之  
收寬

立春之儀附郭兩縣輪年進辦仁和縣於儒林寺錢  
唐縣於靈芝寺前期十日縣官督委坊甲整辦什  
物選集優人戲子小妓裝扮社夥如昭君出塞學  
士登瀛張僊打彈西施採蓮之類種種變態競巧  
爭華教習數日謂之演春至日郡守率僚屬往迎  
前列社夥殿以春牛士女縱觀闐塞市街競吹麻  
麥米荳拋打春牛其優人之長假以冠帶騎驢

躍以隸卒圍從謂之街道士過官府豪門各有贊  
揚致語以獻利市遇禮讓猥漢衝其節級則捥而  
杖之亦有譴浪判語不敢與較至府中舉燕鞭牛  
而碎之隨以綵鞭土牛分送上官鄉達而民間婦  
女各以春幡春勝鏤金簇綵爲燕蝶之屬間遺親  
戚綴之釵頭舉酒則縷切粉皮雜以七種生菜供  
奉筵間蓋占人辛盤之遺意也

正月十五日爲上元節前後張燈五夜相傳宋時止  
三夜錢王納土獻錢買添兩夜先是臘後春前壽  
安坊而下至衆安橋謂之燈市出售各色華燈其

像生人物則有老子美人鍾馗捉鬼明度妓劉  
海戲蟾之屬花草則有梔子葡萄梅柿橘之屬  
禽虫則有鹿鶴魚蝦走馬之屬其奇巧則琉璃毬  
雲母屏水晶簾萬眼羅玻璃瓶之屬而豪家富室  
則有料絲魚鮓珠明角鏤畫羊皮流蘇寶帶品  
目歲殊難以枚舉好事者或爲藏頭詩句任人商  
揣謂之猜燈或祭賽神廟則有社夥鰲山臺閣戲  
劇滾燈烟火無論通衢委巷星布珠懸皎如白日  
喧闐徹旦市食則糖粽粉團荷梗孛瓜子諸品  
果蔬燐燈交易識辨銀錢真偽纖毫莫欺人家婦  
女則召帚姑針姑葦姑筭姑以十問一歲吉凶  
鄉間則有祈蠶之祭俗子以上元爲天官賜福之  
辰亦有誦經持齋不御葷酒者

杜孟平有看燈詞十五首杭人稱之瞿宗吉效之亦  
作十五首其詞云東家斫竹縛山棚西舍邀人合  
鳳笙官府榜文初出一今宵喜得晚西晴都司烟  
火揭高竿萬斛珠璣撒二盤看到頂頭齊喝采紫  
葡萄上月團團南瓦新開影戲場滿堂明燭照興  
亡看看弄到烏江渡猶把英雄說霸王銷金小傘  
揭高標紅藕青梅滿擔挑依舊承平風景在街頭

吹徹賣錫簫傀儡裝成出教坊綵旗前引兩三行  
郭郎鮑老休相笑畢竟何人舞袖長寶蓋高懸盡  
閣深生紅綉帶細描金就中好箇流蘇結萬轉千  
迴共一心香帶交垂八尺高紅燈影裏見絲毫傍  
人總道工夫巧一月香閨弄剪刀女伴相邀趁晚  
晴暫離妝閣步輕盈當街怕有巡軍見只向齊簷  
屋下行隨分梳妝淺淡衣像生花朵鬧蛾飛年時  
也有燒香願同上吳山及早歸百媚懷春不自由  
好粧金屋貯風流誰教誤向燈街見斷送癡人死  
未休風簾珠翠動紛紛笑語聲喧隔戶聞明月滿

街天似水不知何處善修行雲文錦坊西後市南鬧  
竿挑過百花籃少年遊也手誇輕俊拾得雙頭碧玉  
簪雪白春衫窄窄裁青茸狸帽紫茸胎燈前莫怪  
軒昂甚新與官員養馬來喝雉呼盧夜不眠東隣  
西舍笑燈前明朝還要當門戶里長來收坐櫃錢  
村裏兒童暫入城隨群齊上大街行歸來徹夜渾  
忘睡從此春田懶去耕詞中所言風俗與今無異  
獨新與官員養馬來一句難解蓋其時藩臬而下  
皆乘馬而養馬之家頗怙勢也

劉邦彥上元五夜觀燈詩十三夜云近喜元宵雪更

晴千門翠竹結高棚珠簾半捲將團月玉指初調  
未合笙新放華燈連九陌舊傳金鑰啓重城少年  
結伴嬉遊去遮莫雞聲下五更十四夜云燈光漸  
比夜來饒入海魚龍混暮潮月照梅花青瑣闥烟  
籠楊柳赤闌橋鈿車過去拋珠果寶騎重來聽玉  
簫共約更深歸及早大家明日看通宵十五夜云  
一派春聲送管絃九衢燈燭上薰天風回鰲背星  
毬亂雲散魚鱗璧月圓逐隊馬翻塵侶海踏歌人  
盼夜如年歸遲不屬金吾禁爭覓遺簪與墜鈿十  
六夜云次第看燈俗舊傳寶箏重按十三絃人心

未必今宵絕鬼魄還如昨夜圓尚與繁華誇樂土  
何須廣樂聽鈞天追歡獨羨兒童健靜對梅花憶  
往年十七夜云綉簾空地護輕寒明月來遲鳳蠟  
殘風掃烟花春爛熳雲沈生斗夜闌珊醉敲馬韉  
還家去誰抱龍香隔院屏試看燒塔如白日鰲山  
無影海漫漫

二月朔日唐宋詩話之節今雖不舉而民間猶  
以青囊盛三五歲歲采之俗相遺謂之厭生子自是  
城中士女已無不有之者潮中遊舫  
倩價日增矣一日士人云逢開先百

草戴了春不

春日婦女喜為

藏春羅裙點

芽纖指偷

堦褥展芙蓉

上吟吟笑語

凝素靨香粉

宜男情郎歸也未

二月十五日為花朝節蓋花朝月夕世俗恒言二八

本月為春秋之中故以二月半為花朝八月半為

月夕也是日宋時有撲蝶之戲今雖不舉而寺院

啓涅槃會談孔雀經拈香者唐至猶其遺俗也十

九日上天竺建觀音會傾城士女皆往其時馬勝

園丁競以名花荷擔四鬪音中律呂黃子常賣花

聲詞云人過天街曉色擔頭紅紫滿筠筐浮花浪

盡畫樓睡醒正眼橫秋水聽新腔一回催起吟紅

叫白報得蝶兒知未隔東西餘音軟美迎門爭買

早斜簪雲髻助春嬌粉香簾底春夢符和詞云侵

曉園丁叫道嫩紅嬌紫巧工夫攢枝餽盡行歌佇

立洒洗粧新水捲香風看街簾起深深巷陌有箇



重門開未忽驚他尋春夢美穿牕透閣便憑伊喚  
取惜花人在誰根底

三月三日俗傳爲比極佑聖真君生辰佑聖觀中修  
崇醮事士女拈香亦有就家啓醮酌水獻花者是  
日觀中有雀竿之戲其法樹長竿于庭高可三丈  
一人攀緣而上舞蹈其顛盤旋上下有鷄子翻身  
金鷄獨立鍾馗抹額玉兔搗藥之類變態多方觀  
者目瞪神驚汗流浹背而爲此技者如蝶拍鴉翻  
遽遽然自若也是日男女皆戴薺花諺云三春戴  
薺花桃李羞繁華

清明從冬至數至一百五日卽其節也前兩日謂之  
寒食人家插柳滿簷青蒿可愛男女亦咸戴之諺  
云清明不戴柳紅顏成皓首是日傾城上塚南北  
兩山之間車馬闐集而酒尊食壘山家村店享餽  
遨遊或張幕籍草金舫隨波日暮忘返蘇堤一帶  
槐柳陰濃紅翠間錯走索驪騎飛錢拋鉞踢木撒  
沙吞刀吐火躡毬筋斗舞盤及諸色禽虫之戲紛  
然叢集而外方傀儡妓歌吹覓錢者水陸有之接踵  
承應又有買香品趕趁香茶細果酒中所需而綵粧  
傀儡蓮船戰馬毬竿鼗鼓瑣碎戲具以誘悅童曹

者在在成市是夜人家貼清明燈元娘一去不還鄉之句於楹壁間謂如此則夏月無青虫撲燈之擾僧道採楊桐葉染飯謂之青精飯以饋施主

三月二十八日俗傳為東嶽齊天聖帝生辰杭州行宮凡五處而在吳山上者最盛士女答賽拈香或奠獻花果或誦經上壽或枷鎖伏罪鐘鼓法音嘈振竟日

立夏之日人家各烹新茶配以諸色細果餽送親戚比隣謂之七家茶富室競侈果皆雕刻飾以金箔而香湯石曰若菜藜林禽畫獸散桂蔬丁檀蘇杏盛

吹哥汝瓷甌僅供一啜而已

四月八日俗傳為釋迦佛生辰僧尼各建龍華會以小盆坐銅佛浸以糖水覆以花亭鏡鼓迎往富家吹小杓澆佛提唱偈誦布施財物有高峰和尚偈云咏聲未絕便稱尊攪得三千海嶽昏惡水一年澆一度知他雪屈是酬恩

端午為天中節人家包黍秫以為粽束以五色綵絲或吹菖蒲通草雕刻天師馭虎像於盤中圍以五色蒲絲或皮金為百虫之像鋪其上却吹葵榴艾葉攢簇華麗或以綵絨雜金線纏結經筒符袋互

相饋遺僧道以經筒輪子辟惡靈符分送檀越而  
醫家亦以香囊雄黃烏髮油香送於常所往來者  
家家買葵榴蒲艾植之堂中標以五色花紙貼畫  
虎蝎或天師之像或硃書五月五日天中節赤口  
白舌盡消滅之句揭之楹間或採百草以製藥品  
覓蝦蟆以取蟾酥書儀方二字倒貼於楹以辟蛇  
虺

六月六日宋時作會於顯應觀因以避暑今會廢而  
觀亦不存自此遊湖者多于夜間停泊湖心月飲  
達旦而市中敲銅盞賣水雲石鏗聒遠近是日郡  
人昇猶狗浴之河中致有汨沒淤泥踉蹌就斃者  
其取義竟不可曉也

立秋之日男女咸戴楸葉以應時序或以石楠紅葉  
剪刻花瓣撲挿鬢邊或以秋水吞赤小豆七粒  
七夕人家盛設瓜果酒殺於庭心或樓臺之上談牛  
女渡河事婦女對月穿針謂之乞巧或以小盒盛  
蜘蛛次早觀其結網疎密以為得巧多寡市中以  
土木雕塑孩兒衣以綵服而賣之號為摩睺羅  
七月十五日為中元節俗傳地宮赦罪之辰人家多  
持齋誦經薦奠祖考攝孤判斛屠門罷市僧家建

孟蘭盆會放燈西湖及塔上河中謂之照冥官府  
亦祭郡厲邑厲壇張伯雨西湖放燈詩云共泛蘭  
舟燈火鬧不知風露濕青冥如今池底休鋪錦此  
夕槎頭直掛星爛若金蓮分夜炬空於雲母隔秋  
屏却憐牛渚清狂甚苦欲燃犀走百靈劉邦彥詩  
云金蓮萬朶漾中流疑是潘妃夜出遊光射夔龍  
離窟宅影搖鴻鳥亂汀洲凌波未必通銀浦趁月  
偏憐近綵舟忽憶少年清泛處滿身風露獨凭樓  
八月十五日謂之中秋民間以月餅相遺取團圓之  
義是夕人家有賞月之燕或携楫湖船沿遊徹曉

蘇堤之上聯袂踏歌無異白日

郡人觀潮自八月十一日為始至十八日最盛蓋因  
宋時以是日教閱水軍故傾城往看至今猶以十  
八日為名非謂江湖特大是日也是日郡守以  
牲醴致祭於潮神而郡人亦雲集僦倩幕次羅  
綺塞塗上下十餘里間地無寸隙伺潮上海門則  
泅兒數十執綵旗樹金鑿浪翻濤騰躍百變以  
誇材能豪民富客爭賞財物其野優人百戲擊球  
關撲魚鼓彈詞聲音鼎沸益人但藉看潮為名往  
往隨意酣樂耳瞿宗吉看潮詞云嘉會門邊翠柳

垂海鮮橋上赤欄歌行人指燕山前石曾刻先朝  
御製詩出郭遊人不待召相逢都道看江潮今年  
秋暑何曾減映日爭將畫扇搖一線初看出海遲  
司封祠下立多時須臾金鼓連天震忙殺中流踏  
浪兒壚頭酒美勸人嘗紫蠓初肥綠橘香店婦也  
知非俗客奚奴背上有詩囊沙河塘上路岐賒扶  
醉歸來日已斜怪底香風來不斷擔頭插得木樨  
花步入重門小院偏金猊飛裊夜香烟家人咲問  
歸何晚已備中秋賞月筵

三九日人家糜栗粉和糯米伴蜜蒸糕鋪以肉縷標

以綵旗問遺親戚其登高飲燕者必簪菊泛萸猶  
古人之遺俗也又以蘇子微漬梅酒雜和蔗霜梨  
橙王榴小顆名曰春蘭秋菊

霜降之日帥府致祭旗纛之神因而張列軍器以金  
鼓導之遶街迎賽謂之揚兵旗幟乃戟弓矢斧鉞  
盔甲之屬種種精明有騷騎數十飛轡往來逞弄  
解數如雙燕綽水二鬼爭環隔肚穿針粘松倒掛  
魁星踢斗夜叉探海八蠻進寶四女呈妖六臂哪  
吒二僊傳道圮橋進履王女穿梭擔水救火踏梯  
墜月之屬窮態極變難以殫名騰躍上下不離鞍

輓之間猶猥猥之寄木也

十月朔日人家祭奠於祖考或有舉掃松澆墓之禮者八日則以白米和胡桃榛松乳菌棗栗之類作粥謂之騰八粥十五日爲下元節俗傳水官解厄之辰亦有持齋誦經者

立冬日以各色香草及菊花金銀花煎湯沐浴謂之掃疥

冬至謂之亞歲官府民間各相慶賀一如元日之儀吳中最盛故有肥冬瘦年之說春粢糕以祀先祖婦女獻鞋襪于尊長亦古人履長之義也

十二月二十四日謂之交年民間祀竈以膠牙餠糯米花糖豆粉團爲獻丐者塗抹變形裝成鬼判叫跳驅難索乞利物人家各換桃符門神春帖鍾馗福祿虎頭和合諸圖粘貼房壁買蒼木貫衆辟瘟丹栢枝綵花以爲除夕之用自此衍坊簫鼓之聲鏗錡不絕矣僧道作交年疏僊木湯以送檀越醫人亦饋屠蘇袋同心結及諸品湯劑於常所往來者

除夕人家祀先及百神架松柴齊屋舉火焚之謂之糝盆烟焰燭天爛如霞布爆竹鼓吹之聲遠近聒

耳家庭舉燕則長幼咸集兒女終夜博戲藏鈞謂  
之守歲燃燈床下謂之照虛耗以赤豆作粥雖猫  
犬亦食之更深入靜或有禱竈請方抱鏡出門窺  
聽市人無意之言以下來歲休咎是日官府封印  
不復僉押至新正三日始開而諸行齊皆罷市往  
來邀飲蓋杭人奢靡不論貧富俱競市什物以慶  
嘉節而光飾門戶塗澤婦女衣服釵環之屬更造  
一新皆故都遺俗也

西湖之景天下所稀捫風新話云蘇東坡酷愛西湖  
其詩云若把西湖比西子淡粧濃抹總相宜已曲

盡西湖情態又詩云雲山已作娥眉淺山下碧  
清侶眼是更與西子寫真也宋時有張秀才者江  
西人驟見西湖而嘆曰美哉奇哉青山四圍中涵  
綠水金壁樓臺相間全似一幅着色山水獨東邊  
無山乃有百雉雲連萬瓦鱗次殆天造地設之景  
也此語雖粗而西湖向日盡見矣正德間有日本  
國使者經西湖題詩云昔年曾見此湖圖不信人  
間有此湖今日打從湖上過畫工還欠看工夫詩  
語雖俳而羨慕之心聞于海外久矣故遊湖者挹  
山水之清暉吟詩酒冶思而已歌童舞女已非本

色而閭巷鄙人吹戲子傀儡雜之溷聒聒聽誠所謂花上晒靛松下喝道者也宋時范景文詩云湖邊多少遊觀者半在斷橋烟雨間盡逐春風看歌舞幾人着眼到青山可以針砭遊湖之病矣

西湖夏夜觀荷最宜風露舒涼清香徐細傍花淺酌如對美人倩笑款語也高季廸西湖夏夜觀荷詩云雨晴南浦錦雲稠晚待湖平蕩槳遊狂客興多惟載酒小娃歌遠不驚鷗半湖月色偏宜夜十里荷香已欲秋爲愛前沙好涼景滿身風露未回舟西湖觀月秋爽最宜烟波鏡淨上下一色渙燈依斷

城角傳風山樹霏微萬籟闐寂自非有清竒之興超豁之襟不能往也宋時葉夢得夜遊西湖紀事叙云張景修與予同爲郎夜宿尚書新省之祠曹廳步月庭下爲予言嘗以九月望夜過錢唐與詩僧可久泛湖時溶銀傍山松檜叅天露下葉間凝凝有光微風動湖水滉漾與林葉相射可久清羸坐不勝寒索衣無所有乃以空米囊覆其背自謂平生得此無幾因作詩紀之云山風獵獵釀寒威林下山僧見亦稀怪得題詩無俗語十年肝膈湛清輝侶茲清賞繼躅者稀近有太白山人孫太初



者遊湖必于秋夜自得之趣良難語人也其詩云  
一壑晴烟被暝幽湖天澹澹月初浮旋携斗酒呼  
鄰父小有盤蔬上釣舟笛咽水龍中夜冷杯搖河  
影萬山秋人間回首悲何事欲覽清光最上頭又  
云十里蒹葭雨盡收西湖一壑月光浮野袍白幘  
同幽事菰米蓮房作好秋波靜龜龍聽醉語夜涼  
河漢帶漁舟高情盡在形骸外不用逢人說勝遊  
西湖賞雪初霽最宜高興者登天竺絕頂及南北兩  
峰俯瞰城闔遠眺海島則大地山河銀溶天結而  
予以藐然稊米凌厲剛風沈欲羽化次則放舟湖

中周覽四山若秋濤從湧堆璨乘颺而玉樹琪  
晃然奪目前輩凌雲翰遊雪湖八詠曲盡景致其  
驚嶺雪峰云大地渾無一點瑕光明都屬梵王家  
兩峰高龕疑堆玉一道中分類剖水已爲岩堯知  
鷺嶺還因凜冽記龍沙此時翻憶藍關句誰復能  
開頃刻花冷泉雪澗云下有流泉上有松諸山羅  
列玉芙蓉壙頭又釀誰家酒殿齒應嫌此處蹤汲  
去煮茶隨壑引來剡木入厨供澗邊亭子無人  
宿空使猿號昨夜峰巢居雪閣云人間蓬島是孤  
山高閣清虛類壑寒木處恐顛從此穩澗居疑小

較來窈窕花。樹綠邊繞玉宇瓊樓。向上安裏外  
湖光明似鏡。有梅花處。好句闌南屏。雪鐘云翠屏  
花作至千層樓。近鐘疎恍若憑和雪送來。清瀝瀝  
穿雲透出。慢騰騰。垂綠。謾憶秋蟾。月鐵馬。渾疑夜  
響冰一百八。聲纏。雷降。又點塔中燈。西陵雪  
樵云湖曲風寒。戰齒牙。不知高樹幾翻鴉。遠持斤  
斧黏冰片。旋斫柴薪帶雪花。市上得錢沽斗酒。擔  
頭懸笠插山茶。路人試問歸何處。笑指西陵是我  
家。斷橋雪棹。云山逗晴光。玉氣浮。我來乘興似王  
猷。橋迷蟠螭。尚高。從船壓玻璃。細細流雪後未回。

花外棹雨中。曾喚柳陰。几遙思寂寞春寒夜。一舸  
歸來起白鷗。蘇堤雪柳。云寒梢不耐。北風狂何似  
東風萬縷黃。西子畫來。蛾黛淺。蘇公行處馬蹄香  
蘭同舊葉。堪爲珮藕。比新絲。可織裳。待得春歸飛  
絮亂。畫橋移近柳邊傍。孤山雪梅云凍木。晨開噪  
畢浦。孤山景好。勝披圖翠禽巢。失應難認。皓鶴籠  
空不受呼。已見萬花開。北隴莫教一片落。西湖快  
晴更待黃昏月。疎影隨身不用扶。

菊莊劉士亨雪中登樓望湖上諸山作十絕句其時  
趙廷王霍孟暘劉邦彥俞鳴王各有和韻郡人喧

傳以爲盛事前輩風流可想也今各紀二三首士  
亨詩峰巒遠近王崔嵬竹壓柴門午未開卧擁青  
綾迎送懶洛陽縣令不須來鳴王詩羣山凝素鬱  
崔嵬近水梅花冷未開却喜漁舟輕似葉放歌撐  
出斷橋來士亨詩曉來冰柱結簷牙籬外踈梅破  
一花鐵筋自挑黃燭火苦吟誰識老劉又邦彥詩  
寒封林樹王槎牙銀海搖光眩欲花清曉蹇驢湖  
上去尋梅迷却路三又士亨詩歲晚滕神故作威  
剪冰裁玉不停飛癡兒禁得雙鬢冷獨立梅邊待  
鶴歸鳴王詩聞說平胡仰聖威玉門關外馬如飛

貔貅踏破天山雪笳鼓聲中奏凱歸士亨詩斷冰  
漾滌立閒鷗偶爾看山到渡頭濁酒一壺隨處醉  
老夫不典鷓鴣裘鳴王詩朔風吹散楚江鷗短策  
孤吟到水頭誰把一竿和雪釣禦寒不解着羊裘  
士亨詩登樓四望白模糊直北天高是帝都想得  
征西貔虎士玉門關外破匈奴孟暘詩乾坤萬里  
盡模糊壘玉堆瓊壯舊都不減灞橋吟興好自裁  
新句付奚奴邦彥詩鳳山西下雪模糊琪樹瓊林  
接故都寒勒老梅香不放欲搥羯鼓倩花奴士亨  
詩東家酒熟紵旗懸盡牀頭子母錢貴賤交遊

元不少夜溼誰泛剡溪船邦彥詩小閣青燈對榻  
懸敵寒沽酒不論錢夜深擁被清無寐起棹坡僊  
藥玉船鳴玉詩不歎金魚帶未懸半生且買買書  
錢誰知雪滿南湖上時有人維間字船士亨詩白  
戰詩成硯已米案頭飢鼠亂窺燈支離瘦影跏趺  
坐好是人間戴髮僧孟暘詩簷溜無聲凍作冰滿  
懷清思對寒燈明朝策蹇西湖去不是尋梅定訪  
僧士亨詩隨風雜霰落蕭騷破屋難禁一尺高翻  
憶少年歌舞夢美人金瓊進羊羔邦彥詩玉堂學  
士擅風騷掃雪煎茶翹自高留得平生忠節在不

慚金帳飲羊羔鳴玉詩中宵映雪讀離騷坐待虛  
牕月影高寧似五侯歌舞地飛觴燕客醉羊羔士  
亨詩夢騎白鳳挾飛僊下視齊州九點烟賦就曉  
寒殘月裏覺來失却衍波箋鳴玉詩雪深何處吊  
逋僊湖北湖南鎖暮烟吟得暗香疎影句興來都  
付薛濤箋士亨詩瑞應豐年不在多黑貂裘散奈  
貧何老懷未減崢嶸氣獨對梅花發浩歌廷玉詩  
同雲黯黯北風多此冷難禁柰老何記得西湖年  
少日水晶宮裏載笙歌邦彥詩劉郎才力近來多  
不數揚州水部何白雪調高成絕倡郢人從此愧

賡歌

杭州男女瞽者多學琵琶唱古今小說平話以覓衣食謂之陶真大抵說宋時事蓋汴京遺俗也瞿宗吉過汴梁詩云歌舞樓臺事可誇昔年曾此擅豪華尚餘良嶽排蒼昊那得神霄隔紫霞廢苑草荒堪牧馬長溝柳老不藏鴉陌頭盲女無愁恨能撥琵琶說趙家其俗殆與杭無異若紅蓮柳翠濟顛雷峰塔雙負扇隊等記皆杭州異事或近世所擬作者也

非通達治體之策也蓋遊湖必殷阜之家衣食饒裕者未聞有揭債典衣而往者也遊湖者多則經紀小家得以買賣趁逐博易糊口亦損有餘補不足之意耳假令遊湖之禁行矣豪治之子就其室而酣沉達旦所費寧減乎西湖哉范文正公仲淹以禮部侍郎知杭州屬歲歉公日出燕湖上縱人遊觀自春徂夏巷無停輪公又諭諸寺主曰飢歲工廉可以大興土木于是諸寺工作鼎沸公又新倉廩吏舍日役千夫監司劾郡守不恤莖政嬉遊不節公私營繕傷財疲民公乃條叙所以宴遊工

作皆發有餘之財以惠貧者仰給甚厚是歲兩浙皆疲惟杭州宴然又張忠定公詠以工部侍郎知杭州屬歲歉民多鬻私鹽以博食連捕數百人悉貸之官屬請曰不痛繩無以厲禁公曰錢唐十萬人飢者八九不藉鹽無以取給一旦蜂聚為患何支姑俟秋成乃仍舊貫耳是歲民獲安堵二公通變達權皆可為長民者之法也

杭州元年有酒館而無茶坊然富家燕會猶有專供茶事之人謂之茶博士王希範西湖贈沈茶博詩云百斛美醪終日醺碧甌偏喜試先春煙生石鼎

飛青靄香滿金盤起綠塵詩社已無孤悶客醜鄉還有獨醒人因思爆直鑿坡夜特賜龍團出紫宸嘉靖二十六年三月有李氏者忽開茶坊飲客雲集獲利甚厚遠近倣之旬日之間開茶坊者五十餘所然特以茶為名耳沉酒酣歌無殊酒館也

宋時湖船大者一千料約長十餘丈容四五十人小者二三百料長四五丈容三二十人理宗時嘗製一舟悉用香楠木捨金為之然終手不用至景定間周漢國公主得旨借駟馬楊鎮乘之汎湖傾城縱觀為之罷市是時先朝龍舟久已沉沒獨小烏

龍以賜楊郡王者尚在或傳此舟一出必有風雨  
之異賈似道有車船不煩篙櫓但用關輪脚踏而  
行其速如飛其他若大綠間綠十樣錦勝金羈等  
船皆民間物也今時湖船大約比宋差小而檻牖  
敞豁便于倚眺如水月樓烟水浮居湖山浪跡此  
其尤勝者也童巨卿以子貴封御史行樂湖山手  
搆一室棟宇畧具護以箔幕小可卷舒出則携之  
或柳堤花塢當心處便席地布屋吟酌其中題曰  
雲水行亭編巨竹爲桴放湖中隨波流止渺然蓮  
葉也月明風清墜露淅淅吹洞簫蘆葦間山鳴谷

應聞者冷然有出塵之想題曰烟波釣筏一時風  
致良可尚也

城中秀麗惟紫陽爲冠第逼近巡臺遊人往往逮捕  
坐是羽流憚居廊宇崩廢風景寥落亦可慨也昔  
宋孝宗欲見光宗而不可得嘗倚望潮臺聞市民  
爭鬪而呼趙皇帝者嘆曰朕呼之尚不至爾呼之  
何益又理宗凭闕見湖船秉燭酣歌嘆曰此必賈  
似道也使人覘之果然是以天子而未嘗禁人遊  
覽也蘇子瞻守杭時登湖中望海樓詩云樓下誰  
家焚夜香玉簫哀怨弄清涼是以郡守未嘗禁人

歌吹也。迺今上日臨而下日語節級所歷鷄犬皆驚有聞兒啼而投其父母至梓兒以死者不獨禁遊紫陽而已不亦重可慨哉。

蘇州黃勉之少令風流儒雅卓越罕群嘉靖十七年當試春官適一過是門與談西湖之勝也便輟裝不果北上來遊西湖盤桓累月勉之自號五嶽山人其自稱于人亦曰山人予嘗戲之曰子誠山人也癖耽山水不顧功名可謂山興瘦骨輕軀乘危涉險不煩筇策上下如飛可謂山足自擊清輝便覺醉飽飯纔一溢飲可謂山腹談說形勝

窮狀奧妙含腴咀雋歌詠隨之若易牙調味口欲流涎可謂山舌解意登頭追隨不倦搜奇剔隱以報主人可謂山僕備此五者而謂之山人不亦宜乎坐客爲之大咲此雖戲言然人于五者無一庶幾焉而漫曰遊山必非賞鑒者也。



西湖遊覽志餘第二十一卷

錢唐田 汝成 輯撰

委巷叢談

杭州山脉發自天目然天目有東有西東天目之脉萃於餘杭結局于徑山西天目之脉萃於錢唐結局於西湖故天目者杭州之主山也王氣鬱葱帝王奠宅而錢氏偏霸宋室南遷兆不誣矣度宗時天目山崩識者曰天目崩地冰絕潮不應水脉絕國事去矣或有爲之詩云天目山前水嚙磯天心地脉露渙谿西周冷浸孤陵月未必遷岐說果非

信乎天目之興廢有關於杭州也

徑山在臨安餘杭二縣之間乃天目之東北峯也有  
徑路通天目故曰徑山唐代宗時高僧法欽辭其  
師馬素而遊方請示所止素曰乘流而行遇徑卽  
止欽至山下問途于樵者對曰此徑塢也欽遂結  
庵焉俄有素衣老人拜于前曰我龍也願挈歸天  
目以此爲師立錫今五峯之間有龍井者是也

武林本曰虎林唐避帝諱故也山自天目而來爲靈  
隱後山頓伏至儀王墓後若龍昂首領下石隱隱  
有斧鑿痕故老相傳以爲宋太祖又以爲徽宗用

望氣者言鑿去虎額又謂高宗嘗夢虎驚因鑿焉  
未知孰是今北關門內有小山亦曰武林宋時太  
乙宮萬壽寺皆在其所而夢梁錄以此爲杭州主  
山靈隱爲杭州客山失脈絡之次第矣

說文云江水東至會稽山陰爲浙江又漸水出丹陽  
黟中東入海今錢唐浙江是也秦始皇度浙江至  
會稽又莊子有浙河則浙名蓋矣桑欽載漸水所  
經入正今浙江而不名爲浙漸字近浙而相變如  
邾鄒則浙之得名旣以元秦而桑欽更以爲漸何  
也許氏浙水漸水又復出皆不可曉黟中今徽

州也休寧縣有浙溪溪上有浙字而婺州亦有浙溪二州水皆相會桐廬而遂之越間入海則本其發源因名為浙亦無牴牾更名為漸者字之訛也

唐僧詩日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陳后山曰聲音隨地改吳越到江分善謔者曰此吳越瘞子詩也其謔亦有理然以後山之博而於吳越二州分境亦隨世言之似未諦審也按國語越雖為吳所侵其之會稽然其國境北至禦兒禦兒今嘉興縣禦兒吳亦曰語兒句踐伐吳用禦兒人涉江襲吳勝

之夫禦兒之人越王得以為用則禦兒之地隸越籍審矣則吳境何嘗抵江耶

潘同浙江論云胥山西北舊皆鑿石以為棧道唐景龍四年沙岨北漲地漸平理桑麻植焉州司馬李珣始開沙河胥山者今吳山也而俗訛為青山其時沙河去胥山未甚遠故李紳詩曰猶瞻伍相青山廟又曰伍相廟前多白浪景龍沙漲之後至於錢氏隨沙移岨漸至鐵幢今新岨去胥山已逾三里皆為通衢至宋紹興間紅亭沙漲其沙又遠在胥山西南矣

龍山河自鳳山水門至龍山閘舊有河道計十餘里長一千二百五十一丈置閘以限潮水宋以逼內河道不通舟楫因久堙塞元至大元年江浙令史裴堅言改修之便延祐三年行省丞相脫脫令民浚河長九里三百六十二步造石橋八立上下二閘僅四十日而畢工至正六年其子達識帖木爾來為行省平章復疏之舟楫雖通而未達于江也 皇明洪武七年叅政徐本都指揮使徐司馬以河道窄隘軍艦高大難於出江拓廣一十丈浚深二尺仍置閘限潮舟楫出江為始便今以河高

### 江低改閘為壩

運河自候潮水門至跨浦閘舊有河道計七里長七百三十一丈由候潮門之南過羅木橋普濟通惠等橋置清水閘又南過蕭公橋置渾水閘又南至跨浦橋下置閘頗狹元延祐三年丞相脫脫嘗浚治之 皇明洪武五年行省叅政徐本李質同都指揮使徐司馬議開河增閘河橫闊一丈餘閘亦高廣于舊尋又改閘為壩今止小船經行大船俱不由矣

外沙河南自永昌門北繞城東過永昌壩螺螄橋東

至蔡湖橋北達慶春門外河相合沿城轉西至無  
星橋會安壩下合艮山河西入泛洋湖轉北至德  
勝橋東與上塘運河水合

前沙河在菜市門外太平橋外沙河北水陸寺前入  
港可通湯鎮赭山仁和鹽場東南接外沙河北達  
後沙河東坡嘗於此開湯村運鹽河有雨中督役  
宿水陸寺寄清順詩草沒河堤雨暗村寺藏修竹  
不知門拾薪煮藥憐僧病掃地燒香淨客竟農事  
未休侵小雪佛燈初上報黃昏年來漸識幽居味  
思與高人對榻論今水陸寺元至正間築城圍入

城內

後沙河在艮山門外壩之橋北其南接城內運河北  
達蔡官人塘河

沙河宋時居民甚盛碧瓦紅簷歌管不絕官長往往  
遊焉故蘇子瞻詩云雲烟湖寺家家境燈火沙河  
夜夜春又其佐郡時忘有所屬此來守郡則其人  
已去矣故其詩云惆悵沙河十里春一番花老一  
番新小樓依舊斜陽裏不見樓中垂手人蓋亦杜  
樊川尋春較遊之慨也

蔡官人塘河在艮山門九里松塘東由姚陵門通河

西泠詩集卷二十一  
十一  
衡店湯鎮赭山止其西南接後沙河東北達赤岍  
河

赤岍河去城東北三十五里赤岍南自運河入通高  
塘橫塘西接蔡官人河東北達施何村河

下塘河自武林水門接城內大河西河過吳山水驛  
達清湖上中下三閘至德勝橋與城東外沙河菜  
市河泛洋湖水合分為兩派一派由東北上塘至  
菴東倉新橋入運河至長安閘壩曰上塘河一派  
由西北過德勝橋至江漲橋與子塘河合流至此  
新橋西北入湖州界曰下塘河北接新開運河高

菊礪九萬下塘詩二絕云河水新添三尺高河邊  
蘆葦有龜巢波流夜夜飄漁箔空點籃燈照樹梢  
月出移船日又斜蘆根時復見人家水鄉占得秋  
多少兩岸新紅是蓼花

新運河在武林門外北新橋之北通蘇湖常鎮等府  
凡舟不入上塘河者皆行於此宋淳祐七年大旱  
運河乾涸安撫趙與憲跡言下塘水道有二一自  
東遷至北新橋今已斷流一自德清至沿溪入奉  
口至北新橋間有積水以致商旅不行米價騰踴  
乃雇募鄉夫分段開掘自北新橋至狗塋開闊二

西清志林卷之三十一  
丈深四尺自狗塋至奉口開闢一丈民間稱便焉  
元至正末張一誠以舊河窄狹復自五林港開至  
北新橋又南至江漲橋闊二十餘丈遠成大河地  
有三里漾十二里漾風波害突無塘遮護為盜賊  
淵藪正統七年通判易朝修上利害總撫侍郎周  
忱便宜措備自北新橋起迤北而東至崇德縣界  
修築岍一萬三千二百七十二丈四尺橋七十二  
座水陸並行便於漕餉今名下塘

杭城之水皆東北向而輸委于臨平蓋其地勢使然  
也水口浩散得臯亭山為之遮攔故氣脉不解臯

亭山去府治可二十里又東北為臨平山其下  
臨平湖吳赤烏二年寶鼎見湖中因稱臯湖又得  
小石長四寸廣二寸刻皇帝字因改元天璽晉武  
帝時占者謂臨平湖塞天下亂湖開天下平則臨  
平湖又杭州王氣所關也

紹興八年張澄知臨安府言於高宗曰臨安古都會  
引江為河交流於城之內外交錯而相通歲久澹  
塞頃因時對乞以辰隙畧加濬治議者恐其勞民  
也未克行一入蠶跡之地公私所載資於舟楫者  
百倍前日所計最關利害者兩河爾非蓋開城中

之河也。創諸州城及廟兵共千人。半年可以  
訖事。從之。國領城河自元以來。未有開濬。湮塞  
日加。非惟舟楫難行。而秀脉亦壅。官司未有留心  
者。按澄所謂兩河。蓋沙河及城中大河也。乃今西  
河自流。福水口至。按察司右淤。不容剗。誠能設策  
開之。亦城市之利也。

舊傳子胥為濤神。自宋已前有禱輒應。其英靈可畏  
也。大中祥符五年。詔曰。吳山神廟。實主洪濤。聿書  
往冊。頃者。湍流暴作。閭井為憂。致禱之初。厥應如  
響。德澤大捍。患神實能之用。竭精哀有加。常祀庶

誠感永庇居民。宜令。今州每歲春秋建道場。三晝  
夜罷。日設醮。其青詞。留學士院前。一月降付觀。此則  
其時香火之盛可想矣。

錢武肅王居宮中。輪差諸院。敏利老嫗。監更一夕。有  
大蜥蜴沿銀缸。翕油既竭。而倏然不見。監更嫗異  
之。不敢語人也。明日。王曰。吾昨夜夢飲麻膏而飽。  
監更嫗以所見對。王微哂而已。

武肅王招致賢雋。然亦心褊多譴斥。獨新城羅隱。以詆  
捷親昵。先是。隱與桐廬章魯風。齊名武肅。召魯風  
司筆札。魯風不就。執而殺之。吳仁璧者。關中人。甲



第入浙謁武肅辟入幕府堅辭不就又謝以詩云  
東門上相好知音數展臺前郭隗金累重雖然容  
食樵力微無計報焚林弊貂不稱芙蓉幕衰朽仍  
慚玳瑁簪十里溪光一山月可堪從此負歸心武  
肅怒沉仁璧於江召隱爲錢唐令隱懼而受命然  
亦時有督過一日侍宴獻詩云一個襴衡容不得  
思量黃祖謾英雄武肅始悔悟加禮于隱

宋熙寧中餘杭洪浩遊太學十年不歸其父岳白寄  
浩詩云太學何蕃且一歸十年甘旨誤庭闈休辭  
客路三千遠須念人生七十稀腰下雖無蘇子印

篋中幸有老萊衣歸時定約春前後免使高堂賦  
式微浩得詩卽歸養錢唐吳慥洪武中官四川其  
父敬夫思之作詩云劔閣凌雲鳥道邊路難聞說  
上青天山川萬里身如寄鴻鴈三秋信不傳落葉  
打牕風侶雨孤燈背壁夜如年老懷一掬鍾情淚  
幾度沾衣獨泫然敬夫卒而慥始以丁憂回一日  
見瞿宗吉自矜其詩云薄宦蕭然作遠遊行囊那  
得一錢留孟光不比蘇秦婦肯笑歸來只敝裘宗  
吉因舉敬夫前詩曰尊翁有念子之情而子乃歸  
美其婦何耶慥大慚慥之有愧于浩亦多矣

宋朝故事翰林學士草宰相制或次補執政謂之帶  
入大觀三年六月八日何執中登庸四年六月八  
日張商英登庸皆張臺卿草制訖無遷寵頊之蔡  
京謫太子少保臺卿當制詆之甚切縉紳傳誦京  
銜之會復相出臺卿知杭州明年六月八日宴客  
中和堂忽思前兩歲宿直命相正同是日乃作長  
短句紀其事云長天霞散遠浦潮平危闌注目江  
臯長記年年榮遇同是今朝金鑿兩回命相對清  
光頻許揮毫雍容久正茶盃初賜香袖時飄歸去  
玉堂深夜泥封罷金蓮一寸纔燒帝語丁寧曾破

華衮親袞如今漫勞夢想嘆塵踪杳隔僊輦無聊  
意強當歌對酒怎消觀者美其詞而訝其卒章失  
意未幾以故物召遽卒于官

王欽若出守杭州一錢唐尉蒼髯白髮步履踉蹌公  
將督責之問之乃同年進士也公悽然憐之表薦  
於朝其人以詩謝曰當年同試大明宮文字雖同  
命不同我作尉曹君作相東君元沒兩般風

王荆公介甫詠北高峰塔詩飛來峰上千尋塔聞說  
雞鳴見日升不畏浮雲遮望眼自緣身在最高層  
鄭清之詠六和塔詩云經行塔下幾春秋每恨無

因到上頭今日始知高處險不如歸卧舊林丘二  
詩皆自喻荆公作於未大用前安晚作于已大用  
後然卒皆如意不徒作也

陸士規布衣工詩秦檜喜之嘗挾檜書于臨川守饋  
遺不滿意升堂慢罵守懼以書白檜自解檜怒甚  
士規請見不出但令其子小相者見之問其近作  
士規誦其黃陵廟一絕云東風吹草綠離離路入  
黃陵古廟西帝子不知春又去亂山無主鷓鴣啼  
小相入誦之秦檜吟賞再四待之如初

韓侂胄當國時嘗招致水心葉適已在坐忽門外有

以漫刺求見題曰水心葉適候見坐中恍然  
乃匿水心於便室延見之歷問水心進卷中語其  
人曰此皆某少作也後嘗改削矣每誦改語極精  
妙遂延入書院出楊妃卷令跋之卽揮筆曰開元  
天寶間有如此姝當時丹青不及麒麟凌烟而及  
諸此吁世道判矣又出米南宮帖卽跋云米南宮  
帖盡歸天上猶有此本散落人間吁欲野無遺賢  
難矣如此數卷言簡意盡韓駭然謂曰自有水心  
在此豈天下有兩子張耶其人咲曰文人才子如  
水心比者車載斗量今日不假水心之名未必蒙

與進至此佞胃咲而然云收屬門下其人姓陳名  
讜建寧人後舉進士

宋南渡諸將韓世忠封蘄王楊沂中封和王張俊封  
循王俱享富貴之極而後復善治生其罷兵而歸  
歲收租米六十萬斛今浙中豈能着此富家也紹  
興間內宴有優人作善天文者云世間貴官入必  
應星象我悉能窺之法當用渾儀設玉衡若對其  
人窺之見星而不見其人玉衡不能卒辦同銅錢  
一文亦可乃令窺光堯云帝星也秦師垣曰相星  
也韓蘄王曰將星也張循王曰不見其星衆皆駭

復令窺之曰中不見星只見張郡王在錢眼內坐  
殿上大咲俊最多貲故譏之

宋端平間真德秀應召而起百姓仰之若元祐之仰  
涑水也時楮輕物貴市井囁囁爲之語曰若要百  
物賤直待真直院及入朝進對首以正心誠意爲  
言愚民無知以爲不切時務遂續前語曰喫了西  
湖水打作一鍋麪繼參大政未及有所建置而薨  
魏了翁督師亦未及有經略而罷臨安優人裝一  
生儒手持一鶴別一生儒與之邂逅問其姓名曰  
姓鍾名庸問所持何物曰大鶴也因傾蓋驩然呼

酒對飲其人大嚼洪吸酒肉靡有子遺忽顛仆于地群數人曳之不動一人乃批其頰大罵曰說其中庸大學喫了許多酒食一動也動不得遂一笑而罷或謂有使其為此以姍侮君子者京尹乃悉戮其人

陸象山少年時嘗坐臨安市肆觀棋如是者累日棋工曰官人日日來看必是高手願求教一局象山曰未也三日後却來乃買棋局一幅歸而懸之室中卧而仰觀之者兩日忽悟曰此河圖數也遂往與棋工對棋工連負二局乃起謝曰某是臨安第

一手凡來看者皆饒一先今官人之棋反饒得其一先天下無敵手矣象山咲而去聰明過人如此宋紹興乙卯以旱禱雨諫議大夫趙霈上言自來祈禱斷屠止禁猪羊今後請并禁鵝鴨時胡致堂在兩掖見之咲曰可謂鵝鴨諫議矣聞虛中有龍虎大王當以鷺鴨諫議當之嘉定中察院羅相上言越州多虎乞行下措置多方捕殺正言張次賢上言八盤嶺乃禁中來龍乞禁人行太學諸生遂有羅擒虎張尋龍之對

止統間恩文襄公忱巡撫江南日巨璫王振當國慮

其異口一時振新作居第今之京衛武學是也公預  
令人意其齋閣使松江作剪絨毯遺之覆地不失  
尺寸振極喜以為有才公在江南凡上利便事振  
悉從也贊之宋秦檜格天閣成鄭仲為蜀宣撫遺  
錦地表一片檜命鋪閣上廣袤合一默然不樂以  
為探我陰事鄭竟得罪二事極相類一以見疑一  
以見厚豈心術之微有不同耶

林逋隱居西湖朝廷命守臣王濟體訪之逋投一啓  
其文則儷偶聲律之式也濟曰草澤之士不友王  
侯文須古功名之事侯特致用則當修辭立誠

今逋兩失之矣乃以文學保薦詔下賜粟帛而已  
又逋嘗傲許洞洞作詩嘲逋云寺裏啜齋飢老鼠  
林間咳嗽病獼猴豪傑送物鶯伸頸好客臨門顰  
縮頭則逋在當時亦不滿于輿論甚矣賢才處世  
之難也

甄龍友嘗遊西湖作大佛頭贊云色如黃金面如滿  
月盡大地人只見一縷禪子多稱之又嘗遊僧舍  
具饌延款僧有雌雞久畜甄請烹為供僧曰公能  
作頌子當不靳也龍友援筆題曰頭上無冠不報  
四時之曉脚根欠點雞全五德之名不解雄先促

張雌伏汝生卯卯復子子種種無窮人食畜畜又  
食人冤冤何已若也紅所除業障必須割去本根大  
衆煎取波羅香水先與推去頭向皮毛次運菩薩  
慧刀割去心腸肝膽唯香水源源化爲霧鑊湯滾  
滾成甘露飲此甘露米此霧直入佛牙深處去化  
生彼國極樂土僧咲口鷄死無憾矣乃烹以侑酒  
盡歡而去

中錢唐丘彥能者文雅好古所藏圖書非遇賞  
者不出示也嘗有蘆花被圖一幅蓋模寫酸齋  
山澤故事上惟貢泰甫吳子立數詩而已後遇

吳敬夫出而求題敬夫爲賦數首皆不愜意最後  
一首云秋風吹就蘆花被一落人間知幾年澤國  
江山今日盡詩人毛骨久成僊高情已落滄洲外  
舊夢猶迷白鳥邊展卷不知時世換水光山色故  
依然彥能喜始請登卷彥能又嘗以唐三學士奕  
棋圖求瞿宗吉題宗吉爲賦一絕云三人當局各  
藏機思入幽玄下子遲畢竟是誰高一着風簷日  
影靜中移彥能嘆賞曰不辱吾卷矣

仁和沈明德宣文辭贍富早遊縣庠與張海觀天錫  
齊名張鄉舉終教諭沈卒不偶嘗有詩詠蟹云郭

西泠志卷之三  
索橫行逸氣豪秋來興味滿江皋王缸十斛醪醖  
酒不待先生賦老饕豪俊可愛劉邦彥者明德婿  
也嘗爲題畫有云雪消岳色露真空澗道奔泉走  
王龍千仞高寒凝不動行人知是丈人峰

沈履德者明德弟也亦文雅好事張靖之嘗題其孤  
山春信卷云放鶴庭前瑪瑙坡向來清景半消磨  
水潭殘影春何淺月澹餘香夜不多商畧有羨慚  
白首羅浮無夢怯青娥唯應鐵石孤標在千古林  
塘隔薜蘿

徐珙者伯齡之父也宣德丁未與弟璟同舉進士時

號聯璧珙遂以爲字歷官太僕丞晚守湖南寶慶  
值部使者有隙誣罪除名安置塞外天順初陳訴  
得白起用卒于京文稿悉散其論交詩云交遊誰  
似古人情春夢秋雲未可憑溝壑不援徒汎愛寒  
暄有問但虛名陳雷義重踰膠漆管鮑貧交託死  
生此道今人棄如土歲寒惟有竹松盟題畫眉鳥  
云野性從來不受羈隨聲百轉任高低也曾鎖向  
雕籠聽不及林間恣意啼枯荷鶴鶴圖云秋色荒  
涼景物殘池荷半老水生寒鶴鶴好似人兄弟不  
暫分飛赴急難惜不得見其全集也



夏與誠者太常卿時正之父也其先鄞人及壯徙仁  
和正統七年捐米千石以賑貧者事聞璽書年酒  
褒美復其家嘗爲其友陸孟言題萬玉軒詩云暗  
香疎影句能傳暮景空林色信妍瓊館夢回春似  
海琪園坐對日如年娟娟霜月將三五粲粲冰花  
逾十千獨鶴歸來風動處霓裳小隊舞群僊張楷  
送夏與誠自京師歸仁和詩桂花風送木蘭橈千  
里湖山入望遙一路鴈行依渚下滿川楓葉近船  
飄詩成矮榻江涵雨夢覺孤蓬月送潮莫訝潛鱗  
久蟠屈鳳雛今已出丹霄

杭州先輩士夫居鄉者徃徃以名節自勵而上官泣  
於茲土者亦以出格之禮待之成化間布政使甯  
良等建西湖書院於孤山以居夏時正郡守胡濬  
建怡老園於帳前營以居刑部正郎陳謙此誠熙  
世盛事較之耳目所及其炎涼之態何如也時正  
有孤山種梅而藩司携酒見訪詩云占斷層崖學  
種梅呼龍耕破白雲堆自甘結屋青山住不謂東  
春畫舫來竹下倒裳迎使節花間供具促吟盃都  
非詔遣旌求急鷗鷺無煩着意猜其禮賢風度何  
異於緇流也

詠物之作拘於題則粘皮帶骨遠於題則捉影捕風  
謝宗可瞿宗吉各有詠物詩百首其可取者亦鮮  
矣宗可睡燕詩補巢啣得落花泥困倚東風倦翅  
低金屋書間隨蝶化王堂春靜怕鶯啼魂飛漢殿  
人應遠夢入烏衣路欲迷却被捲簾人喚醒小橋  
流水夕陽西走馬燈詩騷輪擁騎駕炎精飛繞人  
間不夜城風鬣追星低弄影霜蹄逐電去無聲秦  
軍夜潰咸陽火吳騎宵馳赤壁兵更憶雕鞍年少  
客草臺踏碎月華明宗吉熨斗詩有柄何曾挹酒  
漿隨時用舍屬閨房幹旋天上陽和氣平帖人間

錦繡香翠袖捲紗紗移玉釧金篝分火近牙床衣成  
遠寄征夫去印題何時肘後黃玉簪花詩白露初  
凝氣候涼花神獻寶助新粧移來銀色三千界壓  
盡金釵十二行秋水為神冰琢骨龍涎作炷麝傳  
香不須石上憂磨折長在佳人鬢髮傍

杭州府志在宋則有淳祐志咸淳志皆穢陋去取無  
法而咸淳志中歸美賈似道諂諛非史體也洪武  
初徐一夔所著杭州府志頗稱簡明今不傳矣成  
化十年夏時正重修杭州府志紀事脫畧筆力腐  
冗直可覆瓿耳一郡典故散於各書今可考者僧

懷顯錢唐勝蹟傳牧西湖古事實范石湖日錄周  
益公平園日記岳珂程史葛古之鶴林玉露方勺  
泊宅編行都紀四水潛夫武林舊事周公謹癸辛  
雜識齊東野語周昭禮清波雜志牟應隆隆山雜  
記錙孟熙霏屑錄楊瑤山居新語張仲文白懶髓  
葉子奇草木子無名氏夢梁錄陶九成輟耕錄劉  
一清錢唐遺事楊公濟西湖百詠吳美中武林紀  
事此其班班著者其他片言隻事散見各書者又  
不可縷數也

杭州文之元末以前姑置勿論自洪武以來著作成

集者張光弼左司集凌雲翰柘軒集莫維賢廣莫  
子稿王謙壺父集白范虛室集張輿張輅聯輝集  
瞿宗吉存齋集存齋詩桂衡紫薇稿高德賜節庵  
集鄭環完軒集孔克愚西塍吟稿周昉西崦集夏  
文度退庵稿王希範毅齋存稿高暉復庵集彭清  
存庵集平顯松雨齋集周子良樂稼詩稿劉士亨  
菊莊晚香二集劉邦彥賓山集于肅愍公節庵存  
稿此皆予目所睹其他未見者固多也

洪武中浙江都司徐司馬今郡城人家植冬青樹于  
門數年後街市綠陰匝地張輿賦詩曰比屋冬青

樹人皆隱綺羅春風十年後惟恐綠陰多

元時豪傑不樂進取者率托情於詩酒其時杭州有清吟社白雲社孤山社武林社武林九友會儒雅雲集分曹比偶相覩切磋何其盛也 國初猶有餘風故士人以詩學相尚宣德正統間海內熙皞而杭州尤繁盛士庶燕會雅而弗淫時有大理寺正郎子貞年八十一禮部郎中蔣廷暉七十八皆以引年歸封吏部員外郎孔希德八十處士項伯藏九十三孫適郭文敏皆七十三白髮相過殆無虛日或張燕家園或携榼湖上歡洽歌詠名其會

曰耆德項伯藏者洪武初以詩坐法割兩耳者也處士陳士寧夏與誠馬叔良祝彥廣僧曇續古需年皆七十作會賦詩名曰會文禮時廣東鄧司封林富陽姚方伯肇寓杭城亦與社中至天順間太僕卿王榮太僕丞陳斌布政使夏時參議黃順按察僉事陳浩知府葉綦理問陸証知縣盛墳訓導方義顧綱皆郡人太常少卿餘姚陳贊知府長沙陳敏政理問山西周頌以寓賢皆引年就散修會爲樂郡守胡濬聞而致饋僉曰某等優游湖山聊以卒歲者皆 朝廷寬假之恩也因名其會曰恩

榮每歲以上巳端午重陽行之而湖守亦與焉時  
蕭山吏部尚書魏驥致仕家食其先塋在西湖  
上歲時祭掃每行不令人知諸公輒欲致之會  
中卒莫能致也陳普有別墅在城北甘泉里時  
拉里中縉紳及處士郭文敏劉辰孔諾盛民夏純  
周正蔡安徐恕同往郭劉並年九十有餘少者不  
下六十因名其會曰朋壽諸人皆布衣而頡頏縉  
紳求伎咸浪一時風致今不可復覩矣

武林錢思復嘗言年十六七時以詩見息齋李公於  
州橋寓居既拜公公答拜命坐辭之再公曰仲尼  
之席童子隅坐因不敢辭徐永之爲浙江提舉口  
客往訪之者無間親踈貴賤必送之門外客請納  
步則曰不可禮惟婦人迎送不踰闕右二事可見  
前輩諸老謙恭退抑汲引後進如此

元時呂重實爲浙江僉事清節有聞其未顯時一日  
晨炊不繼欲携布袍質米於人室氏有吝色因戲  
作一詩曰典却春衫辦蚤廚山妻何必更躊躕瓶  
中有醋堪燒菜囊裏無錢莫買魚不敢妄爲些子  
事只因曾讀數行書嚴霜烈日皆經過次第春風  
到草廬次年果登第

錢唐祝吉甫居西河上構小樓眺盡湖山之勝賓客  
常滿隣有富豪築高墻數仞蔽之吉甫因鬱鬱不  
樂趙松雪訪吉甫登樓爲書一字扁曰且看一日  
貫酸齋來亦題於左云酸齋也看無何隣以通番  
簿錄家徙垣屋摧毀小樓內湖山如故

嘉定間禁士庶不得用青涼傘多以皂絹爲之特短  
其簷數寸庇日而已後漸增至尺餘者復行禁約  
輒較有題一絕于朝天門曰冠蓋如雲自古然易  
青爲皂且從權中原多少黃羅繖何不多多出賞  
錢障者啓齒後遂盡用黑油繖焉

劉蘊古燕人也逆亮將南侵使之僞降以覘口縱談  
亮國虛實以啗朝廷當國者喜之遂授迪功郎初  
吳山有伍員祠俯瞰闔閭都人敬事之有富民捐  
貲爲扁額金碧甚侈蘊古始至乞靈焉妄謂有  
心諾輟俸易牌而刻其官位姓名於旁市人皆驚  
曰以新易舊惡其不萃耳易之而不如舊意果  
何在有魏仲昌者獨曰是不難曉他大疑正者僥  
倖官爵金帛而已蘊古則真細作也爾謀入境不  
止一人榜其名所以示踵至者爾亡之已至耳未  
幾果敗

考亭朱文公得友人蔡元定而後大明天地之數精  
詣鍾律之學又繼之以陰陽風水之書乃信用蔡  
說上書建議乞以武林山為孝宗皇堂且謂會稽  
之穴淺狹而不利願博訪草澤以決大議其後言  
者毀考亭陰援元定元定亦因是得謫云

唐時杭妓承應燕會皆得騎馬以從白樂天代賣新  
女贈諸妓詩亂蓬為鬢布為巾曉踏寒山白負薪  
一種錢唐江畔女着紅騎馬是何人宋郡守迎酒  
則諸妓亦騎楊炎正詩翠翹金鳳烏雲髻雕鞍上

翠三千騎

宋時闔帥郡守等官雖得以官妓歌舞佐酒然不得  
私侍枕席熙寧中祖無擇知杭州坐與官妓薛希  
濤通為王安石所執希濤榜笞至死不肯承伏想  
唐制亦然也

杭城有兩打繩巷一在都亭驛前一在候潮門外有  
兩石板巷一在臨安府前一在紫下巷中有兩龍  
舌頭一在臨安府前一在江下養園有兩櫻桃園  
一在七寶山一在薦橋門外

宋時城中沿河舊無門閘惟居民門首自為攔障不  
相聯屬河之轉曲兩岬燈火相直醉者夜行經過

如履平地往往溺死歲數十人自王宣尹京始令  
城內沿河連置大木欄每船埠置一門民始便之  
紹興四年大享明堂更修射殿以爲享所其基卽錢  
王時握髮殿吳人語訛乃云惡發殿謂錢王怒時  
卽乘此座也時殿柱大者每條圍二十二尺其壯  
麗如此



